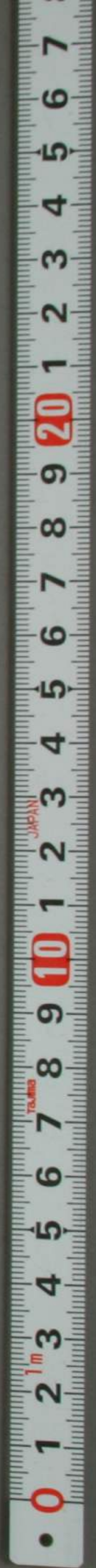




醫
賸

全
下
附
錄

ヤ 9
1169
3



79
1169
3

醫賸卷下

紫色

標蔭出者

著
者
印

五藏生成篇。生於腎。如以縞裏紫。據宋王栻燕翼貽謀錄。及趙彥衛雲麓漫抄。古之紫。赤汁染之。與朱相近。故論語云。奪朱。今之紫。起宋仁宗晚年。時謂之黑紫。又謂油紫。黝紫。以古之紫。為淺紫。或北紫。或赤紫。予按經文。與烏羽對。與始反。神農本草。紫草。紫芝。紫石英屬。皆以今之紫得名焉。爾雅。藐。此草。郭璞註。可以染紫。本草陶註。亦云。紫草即今染紫者。說文。紫。帛赤青色。邢昺論語疏云。紫北方間色。



91-2421

醫門卷一
書信
北方正水黑。刻火赤。故紫色。則知不始于宋時也。本草素問。皆漢人所撰述。許慎亦漢人。意今紫古有焉。而後失。染法。至于宋再得之者。王趙博洽之士。何不檢及于此乎。世婦女藏衣物于匣中。紫亦必分置之。不然。紫或赤色變絳。家人亦數驗之。豈夫子所稱。亦今之紫。而其云奪者。其謂之與。是誠臆度。錄以後後攷。

鶻突羹

先友與州志茂吉卿雲旦嘗問予曰。本草鯽魚附方有鶻突羹。未審鶻突是何義。予書一紙。引援諸說以答之。今漫記于左。劉孟熙霏雪錄云。骨董乃方言。初無定字。東坡嘗

作骨董羹。用此二字。晦菴先生語類。只作汨董。字學集要云。骨董以魚肉諸物埋飯中。謂之骨董飯。和羹中。謂骨董羹。留青日札云。賣寶貨諸物兼備者。曰骨董鋪。村夫稱古董。謬矣。漁隱叢話。作谷董羹。通雅引名物考云。惠州有骨董羹。則鶻突羹耳。孫奕示兒編云。糊塗讀鶻突。或曰不分明也。鶻隼也。突起鹵莽之狀。金壺字考云。糊塗音忽突。成聊攝註傷寒論云。懊懣者。俗謂鶻突是也。蓋心中憤悶。不可名狀之義。品字箋云。骨指肉中之脆骨。董謂蓮之藕芽也。未知此說何據。

藥用後疑

新齊諧載。回回病不飲藥。有老回回能醫者。熬藥一桶。令病者覆身卧。以竹筒插入穀道中。將藥水乘熱灌入。用大氣力吹之。少頃腹中汨汨有聲。拔出竹筒。一瀉而病愈矣。按便秘不用承氣輩。宜用蜜煎薑充等者。以西洋唧筒。名契里鹽水和蜜入筒中。以筒嘴插鬻竅。擠入直腸內。甚為捷速。

兒啼于腹中

王芝堂談薈云。鷄跖集。王曇逸母孕時。腹中間啼聲。宋孝武大明中。張暢妾懷孕而于腹中啼。聲聞于外。又後廢帝元徽中。車莞徐垣妻。懷孕亦然。曠園雜誌云。康熙三十八

年。栢某分巡江西。有胥役吳敬婦。懷八月。腹中忽呱呱作聲。一時喧傳。時杭州有柴北溟。善醫。客茹署。栢因囑往視。見婦極委頓。而腹中作聲不止。舉家驚恐。宋坐定。審視良久。顧座間有象棋一奩。隨手散傾於地。令人掖婦。逐一拾起。納奩中。逾時拾至二十三枚。而聲止。按虞氏正傳云。臍帶上亮瘡。乃兒口中含者。因妊婦登高取物。脫出兒口。以此作聲。令妊婦曲腰。向地拾物。使兒復得含入口中即止。柴乃用此術耳。不足為奇。予昔聞先慈言。予亦在先慈腹中。作聲者數次。

茶功

名醫類案載沉誠莊以茶治肅王疾事。何喬遠名山藏云。西番中國藩籬也。秦蜀產茶。茶性通利。疏胸膈底滯之氣。西番人嗜乳酪。不得茶。則困以病。七修類藁亦載此事云。蓋以彼欲茶。不得則發腫病死矣。欲麝香。不得則蛇蟲為毒。禾麥無矣。殊不知貢易不通。則命死。一旦安得不救也哉。滴露漫錄云。茶之為物。西戎吐蕃。古今皆仰給之。以其腥肉之食。非茶不消。青裸之熱。非茶不解。是山林草木之葉。而關係國家大經。諸書所記。皆以其蕩滌胸中之膩也。而本草所未論及。故表而出焉。又國史補載。故老云。五十年前。多患熱黃。近代悉無。而病腰脚者。多乃飲茶所致也。

按茗見管子。茶出王褒僮約。及飛燕外傳。又吳孫皓賜茶。蒞於韋曜。蓋李唐以前。未大行于世也。唐開元中。泰山靈巖寺。有降魔師。大興禪教。學禪務於不寐。又不夕食。皆許其飲茶。人自懷挾。到處煮飲。從此轉相倣效。遂成風俗。至陸鴻漸常熊伯。茶道大行。詳見封氏古時有扁鵲療黃經。點烙三十六黃經。知斯疾多。致本草茗。清熱解炙燔毒。今如本邦。亦罕患之者。豈茗飲行之驗歟。而相感志云。喫茶多。令人黃。後世亦有茶黃之稱。則與國史補之說相反。

若木瘡

三因方露宿湯方中。用若木瘡一掌大。人無辨其為何物。

醫方卷下
馬攷程月溪釋方。露宿湯詩云。露宿青榴皮。椿根草菓宜。杏仁甘草剉。烏梅薑片隨。知若木瘡。是椿根。奇効良方。亦無若木瘡。有椿根皮。而施氏續易簡。永類鈴方。作苦木瘡。王氏易簡。治痢藥中。有苦木桐。瘡桐音相近。豈桐訛為瘡乎。百一選方。引泊宅編。載椿根止痢之功。當並考。東醫寶鑑。露宿湯方云。苦木瘡。一掌大。即樗根白皮。

鍾馗

本草綱目。曆日後。出鍾馗一條。時珍集解。全襲楊用修。而不詳藥方所用何物。按都卬三餘贅筆云。唐故事。歲暮賜群臣曆日。并畫鍾馗。劉禹錫有代杜相公謝鍾馗曆日表。

云。圖寫威神。驅除群厲。頒行元曆。敬授四時。弛張有嚴。光增門戶之貴。動用協吉。常為掌握之珍。又有代李中丞謝鍾馗曆日表云。續其神像。表去厲之方。頒以曆書。敬授時之始。按張說謝賜鍾馗及曆日表。乃知聖濟總錄。揚起奇效單方。所用正是此物也。又日下舊聞云。明時禁中歲除。安放絹畫鍾馗神像。像以三尺素木小屏裝之。綴銅鐶懸柱。最為清雅。出舊京遺事。

龜板

馮夢禎快雪堂集。載王節齋先生。素工醫。撫蜀時。患蟲病。訪知青城山有隱者能治。招之不來。乃躬造之一宿。隱者

脈之云。此蟲病也。問何以致此。乃詰其嘗所服藥。云。素服補陰丸。曰。是矣。其蟲乃龜板所致。龜久生之物。惟敗板入藥。不得已。用生解者。須酥炙極透。應手如粉者良。少堅得人之生氣。其生氣復續。乃為蟲耳。此非藥餌所治。公自今壽尚可三年。猶及生子。公遂歸。三年生子而卒。龜板良藥。製法一乖。取禍如此。以節齋之善醫。尚有此矣。醫可輕言哉。庚寅八月廿一日。聞之姜子幹。按王節齋本草集要云。龜乃陰中至陰之物。稟北方之氣而生。故能補陰血不足。又方家以其靈於物。故用以補心甚效。此說蓋出于丹溪。王氏深信丹溪。不啻筆之於書。自用以取禍如此。抑似愚

焉。然龜板為蟲之說。亦難信據。而又紫桃軒雜綴所載一事。殆與此相類。云。昔潤州一大老。性喜服食。所製補劑中。用敗龜板。餌之無十年。頗健朗。晚歲忽患蟲隔。厭厭就盡。乃謁白飛霞。飛霞診視良久曰。此瘕也。公豈餌龜板藥耶。今滿腹皆龜。吾藥能逐之。其在骨節膚腠中者。非吾藥所能也。公可速治後事。乃與赤丸數粒服之。下龜如菽大者升餘。得稍寬。不數月仍敝。易箒時。驗小遺。悉有細蟲。髮鬚龜形。其得氣而傳化如此。可畏哉。

紫河車

紫河車不可服餌。李東璧既辨之。今又讀諸書。採李氏所

未言及者。備錄于左。程若水醫殼云。紫河車。本草並無其名。今人取其生發之源。混沌之皮。包含變化。將以補人。此未達至理者。夫兒在胞。始由白露桃花。漸而變化。藏府四肢百骸。以至皮毛骨肉氣血精神。無不具備。十月滿足。乃變化至極之處。物極則返之時。正是瓜熟蒂懸。粟熟自脫之際。且其精華。皆聚於兒。既產其胞。衣尚有餘氣存耶。未聞栗殼瓜蒂。尚有補者。其大造丸。有服之而効者。乃餘藥之功。非河車力也。李日華六研齋筆記云。宋元幹吾里奇士。以醫遊長安。所寓必楚潔。種樹引流。以自怡。見一時貴者。競服人胞。乃著論排之曰。今人食禽卵而棄其殼。以

其無滋也。胞即人殼。奈何貴之。周亮工書影云。親串有從余遊都門者。其人謹愿。生平絕迹北里。突生天疱。不解所自。予忽悟其故。解之曰。君質弱。常服紫河車。京師四方雜集。患天疱者甚夥。所服藥中。安知無天疱衣胞。此瘡能延子孫。氣味所衝。尚能中人。生子多無皮膚。衣胞尤為毒氣所歸。君之患。必源於此。衆皆以為然。五雜俎所論其意與程李同當參看

人參生熟

明徐競高麗圖經云。人參之幹特生。在在有之。春州者最良。亦有生熟二等。生者色白而虛。入藥則味全。然而涉夏則損。蠹不若經湯釜而熟者。可久留。清三朝紀事云。我國

與明人以人參交易。用水漬之。明人佯不欲市。國人恐朽敗急售。多不得價。上慮民用不充。欲煮而暴之以售。諸貝勒難之。上不聽。令如法以製。不急售。得價倍常。民用以利。按本草無人參湯煮之說。特馮氏錦囊秘錄云。人參微寒。溫微溫者。言其功用也。云微寒者。言其所稟也。有採來入沸湯。畧沸卽取起焙乾。或生置無風處陰乾。凡帶生而採者。有皮力大。過熟而採者。無皮力。馴用切薄片。銀石器中浸火熬汁。如入丸散。隔紙微焙炒。如欲久藏。和炒米拌勻。同納瓶中封固。則久藏不壞。且得穀氣也。予試之。生者不啻輕虛。肉脆而癟皺。不若經湯者。肉實而肥也。今朝鮮

所貢。皆經湯者。如其收藏法。唐秉鈞人參考載數款。今試之。馮氏之法爲得矣。

廣東人參

惠州府志云。韓宗伯曰。坡公羅浮五詠。人參。地黃。甘菊。薏苡。枸杞。蒔于山房之小圃。各爲詩紀之。今羅浮所產。惟枸杞。薏苡。恒有。甘菊亦時有之。人參。地黃。卽老圃無能識者。當時崎嶇萬里。從何移根。人參之詩曰。靈苗此孕育。肩股或具體。又曰。青樞綴紫萼。員實墜紅朱。言之鑿鑿。應非浪語。然二物不書。傳信也。又屈翁山廣東新語云。廣東無人參。而宋廣業羅浮山志會編。則云。人參羅浮所產。殊與本

草人參不類。狀如仙茅。葉細圓。有紫花。三葉一花者為仙茅。一葉一花者為人參。根如人字。色如珂玉。煮汁食之。味與人參無別。但微有膠漿耳。滋補亦如人參。山人採作藥餌。按羅浮在廣東惠州。此則別是一種人參。而今船上廣東人參。非廣東所產。以其初廣船載來。遂有其名。乃與羅浮產者殊異。

創參

王士禎居易錄載新定創參之例。創人參親王。一百四十名。人參七十斤。世子一百二十名。人參六十斤。云云。按創削也。高士奇扈從東巡日錄云。採參之法。以四月及七月。

裏糧入山。其草一莖直上。獨出眾草。光與曉日相映。則創取其根一窠。或四五岐。或二三岐者。清會典康熙五十三年題。准令烏喇採蜂蜜。人一年採蜜。一年創參。據此則創參似謂創取而不經製者。

人漫莖胡

漫。說文。人漫藥草。出上黨。本草遂謂後世因字文繁。遂以參星之字代之。從簡便爾。然而前漢史游急就篇。遠志續斷參土瓜。顏師古註。參謂人參。丹參。紫參。玄參。沙參。苦參也。又王符潜夫論云。治病當得人參。反得羅服。則本草之言。不必矣。此爾雅玉篇。及上林賦。皆為紫草之紫也。惟急

就篇云。黃芩茯苓舉此胡。顏註。此古柴字。而戰國策。淳于
髡曰。今求柴胡。桔梗於沮澤。則累世不得一焉。世稱好古
者。特用人漫此胡字。而以人參柴胡。却為後世之字。且以
此為紫音。可笑之甚也。時珍云。傷寒論。尚作蔓字。作此字。
攷宋板傷寒論。猶作柴參。今宋板趙清常所按。必非治平
之舊。但成無己本。釋音。此音柴。人漫下音參。則知古本如此。

生金腦子

晉賈后飲金屑酒死。則生金有毒可知矣。又梁蕭衍廢齊
寶融為巴陵王。乃使鄭伯禽詣姑熟。以生金進。王曰。我死
不須金。醇醪足矣。是亦以生金毒殺之也。吳錄。荊州刺史

王叡刮金飲之而死。此亦當是生金矣。宋文天祥賈似道
皆服腦子求死。不得。惟廖瑩中以熱酒服數椀。九竅流血
而死。此非腦子有毒。乃熱酒引其辛香。散溢經絡。氣血沸
亂。而然爾。又明季遺聞。丘瑜初被執。即自縊。為賊救醒。後
服冰片死。

土中焦米

酉陽雜俎。乾陀國。昔尸毗王倉庫。為火所燒。其中粳米焦
者。于今尚存。服一粒。永不患瘧。又周櫟園書影云。去汀州
八十里。名藍田。石城邑所屬。地有山。號蠟燭峰。圓秀異常。
山腰環轉。一路如帶。路產糯米。雜砂礫中。色若火微煨。而

文理劃然。鄉人病心者，拾取之即愈。余曾遊此，命小奚數人拾，各盈匊，幾殆盡矣。旋踵視之，又累累如貫珠，真異事也。又吳震芳述異記云：楚武昌府漢陽門內，舊有陳友諒廣積倉基，今皆為民居。康熙甲子年，有地中掘得黑米者，黑如漆，堅如石，炒之鬆，研為末，治膈症如神。價比兼金。臨海教諭吳牖丹在楚親見言之。又王楫秋燈叢話亦載武昌黑米治膈事云：天門學宮前，明改建北郭倉基地，亦掘得黑米，治疾頗驗。乾隆丙申，黃州重修郡學，疏浚泮池，池底積米甚夥，色似漆而堅，治病如前。人爭取之，太守王公廷棟恐係前人鎮壓物，禁而掩之。按本邦奧州二本松地

有名長者倉，土中出焦米，如諸書所記。金峨井先生東游之時，採得而歸，詳見其所著考槃堂漫錄中。又聞上總州夷濰郡萬木城趾中，於草間徃徃得焦米，患痞人水服一粒，立愈。見房總志料。

肉豆蔻

本草所載肉豆蔻形狀，僅其中核耳。不知核外有肉包之，予常於侍醫桂川公鑑國瑞所所啖蠻船所齎蜜漬者，大如鷄蛋而圓，香味異常極美。此蓋池北偶談所載荷蘭貢物中，甜肉豆蔻者。公鑑云：肉豆蔻木本，本草收之于芳草部中，甚誤。攷荷蘭藥譜，樹如梨，葉如桃而小，花如薔薇，其香

可愛。花褪後結實。形如胡桃。第一層為肉。極厚。可以為蜜。漬而食。在樹而熟。則拆裂。第二層為膜。著核上。如栗。扶輿而黃赤。其香最馥郁。剝下乾收。以為料物。甚佳。中核即藥品所用也。核外肉厚。故對草豆蔻。稱肉豆蔻。

牧靡

酈道元水經註。牧靡。麻音縣名。云牧靡可以解毒。百卉方盛。鳥多誤食。烏喙口中毒。必急飛往牧靡山。啄牧靡以解毒也。李奇註。漢書云。牧靡。即升麻也。而段柯古云。牧靡不知何藥也。蓋失考耳。予謂方書云。無犀角。以升麻代之。朱二允辭其誤。然若用此縣之產。其效宜不減于犀角焉。薩州

曾士考。昌啓云。牧當是收訛。收周同音。本草升麻一名周

麻。可以證焉。通雅作收靡縣

茯苓

茯苓。茯苓神。原是一物。別錄強判之耳。史記龜策傳。作伏靈。乃神靈二字互用。廣雅。茯苓。神。茯苓也。太平御覽。引本草經。茯苓。一名茯苓神。可為證也。屈大均云。茯苓者伏也。神伏於土中。而為苓。故曰茯苓。苓者靈也。神能伏。則靈。蓋有見于此。大洲太田子通。澄元有茯苓辨。甚為明確。

薏苡枸杞

素問堅而搏。如循薏苡子。累累然。所謂薏苡。非粳糲而何。

予嘗多種粳穢。畦中或有變為薏苡者。因知二種原是一類。功用亦當不太遠。蘇頌云。枝無刺者真枸杞也。有刺者枸杞也。時珍云。枸杞二樹名。此物棘如枸之刺。莖如杞之條。故兼名之。果如蘇之言。當曰杞。而不可曰枸杞也。予家園圃亦多栽枸杞。時或有不生棘者。知是猶薏苡與粳穢。寇氏衍義以枸杞為枸杞一名。似是。

陳廩米

顏師古匡謬正俗云。本草有陳廩米。陶弘景註云。此今久倉陳赤者。下條有粳米。弘景又註云。此即今常所食米。前陳廩米亦是此種。以廩給軍人。故曰廩耳。按陳廩米正是

陳倉米。廩即是倉。其義無別。陶公既知已久入倉。故謂之陳。而不知呼倉為廩。改易本字。妄以廩給為名。殊為失理。萬安方云。性全按陳廩米者。日本人皆謂在倉廩中經年者。誤矣。今如諸本草說者。廩軍地名米。即雖新米。如陳米。入用藥尤佳。餘州餘地米。必須用陳米也。但雖言陳米。不可用經兩三年之米。只經一年之米。宜用之。今不見蜀本草者。用經數歲之米。大謬矣。予按大觀本草所引蜀本草。與此大異。師古唐人。已為倉廩之廩。則蜀本之說難從焉。况廩軍為地名。他書所未見。不知性全何據云爾。

滑石

本草載滑石。初取軟如泥。久漸堅。時珍云。今人亦以刻圖書。不甚堅牢。高士奇江村歸田集云。凍石。舊時處州山中。徃徃從璞中剖出。初本軟。見風結爲石。故名曰凍。其色或淡白。淡黃。淡青。光澤可愛。以之鐫刻圖記。遠勝銅玉。近惟青田舊坑間尚有之。凍石絕不可得矣。依此說。青田凍石。蠟凍燈光之屬。乃與滑石一類。曩西湖田元長善之。亦有此說。知其言偶相符焉。又袁懋恬書隱叢說云。湖廣山中多石膏。初生似膏液。漸凝如礬石。人家徃徃多採之。雍正中有人採石膏。至一處。見小穴中有人語。自謂前亦採膏人。偶遭山石崩墮。塞其出處。於中不記年歲。朝夕食石膏。

之未凝者生。幸爲出我。採膏者異之。聞之于官。官使人驗之。果然。幕中有識者曰。不可驟使見風。恐其身僵成石。以服石膏日久故也。遂以粥飲于穴口。漸進之。一二十日後始出之外。膚如朽腐。後亦漸愈。二程遺書云。南中有人採石。石陷壓閉。石罅中取石膏食之。不知幾年。後他人復採石。見而引之出。漸覺身硬。纔見風。便化爲石。幕中人亦博識矣。又包汝楫南中紀聞云。大理石。初採時柔軟可卷。取出見風始堅勁。採石必諳畫理。臨採携畫譜進窰。遇可點綴處。輒用指法。那移添湊。片片揭下。簾卷懷出。故大者最難得。據二書所載。則見風堅結者。不特滑石之類然也。

龍骨

陸深金臺紀聞云。郟縣河灘上。有亂石。隨手碎之。中有石魚。長可二三寸。天然鱗鬣。或雙或隻不等。云藏衣笥中。能辟蠹魚。又平陽府候驛澮河。兩岸仄土上。皆婦人手跡。或掌或拳。儼然若印。削去之。其中復然。又大同山中。有人骨。在山之腰。上下五六丈。皆石耳。惟中間一帶。可四五尺。皆髑髏。脛節齷齪然。關中之山。數處亦爾。予按倪氏本草彙言。龍骨非真龍之骨。晉蜀山谷。隨地掘之。要皆石燕石蟹之倫。蒸氣成形。石化而非龍化也。亦當以儼山所紀。推而知已。

蟾酥

蔣一葵長安客話云。太醫院。例於端陽日。差官至南海子。捕蝦蟇。擠酥以合藥。制紫金錠。某張大其事。備鼓吹旗幡。喧闐以往。或嘲以詩曰。抖擻威風出鳳城。喧喧鼓吹擁霓旌。穿林披莽如虓虎。捉得蝦蟇剜眼精。嘉興縣志云。宮中用蟾蜍錠。於每歲端午日修合。各坊車蝦蟆至醫院者億萬計。往時取用後率斃。蓋兩目俱廢。不能跳躍也。東山朱公按朱彝尊年譜高祖。典院事。命止刺其一偏。得甦者甚多。此事似微。然發念甚真。為德不淺。按內府酥黃丸。出于月令廣義。其方五月五日。以雄黃加朱砂少許。研末入真

蟾酥和陰乾。凡遇惡毒瘡初起。以唾磨搽。微痛立止。紫金錠用蟾酥。見于臞仙乾坤生意。其方人言。巴豆輕粉等凡十五味。與是齋諸方所載太異。王文謨碎金方取蟾酥法。先將皂角三兩煎水三沸。旋候冷。用大口甕或缸盛水。將癩蝦蟆不拘多少入中。以稀物覆之。勿令跳出。過一宿。其酥即浮水面。若未浮。其酥即在身上矣。可用竹刀刮下用之。又鮑叔鼎醫方約說。蟾酥乃治諸毒之要藥也。製合得宜。傳服皆可用。蛤蝻皮即蟾皮也。大能收毒。外貼不可缺也。皆本草不載。故姑錄于此。

杞有二種

杞有二種。其一藥中羌花。爾雅所謂毒魚是也。其一藏卵果者。齊民要術作杞子。法所用是也。而郭註爾雅云。杞大木。子似栗。生南方。皮厚汁赤。中藏卵果。顏師古註急就篇引郭註云。此說誤耳。其生南方。用藏卵果者。自別一杞木。乃左思吳都賦所云。縣杞枕攄者。非毒魚之杞也。顏註明確如此。李東璧不讀急就顏註。於羌花條載煎汁藏果之說。抑失考耳。朱錫鬯藝尊著釋杞一篇。辨坊本爾雅為杞之訛。徵引極博。猶且以毒魚藏果為一杞。亦失於不檢矣。

礬礬之訛

醫話載劉敬叔異苑曰。魏武北征蹋頓。升嶺眺矚見一山

岡不生草木。王粲曰。必是古塚。此人在世。服生礬石。死而石氣蒸出外。故卉木焦滅。即令鑿看。果得大墓。有礬石滿塋。仲宣博識強記。皆此類也。姚寬西溪叢話云。據本經。礬石性寒。異苑云。熱。蓋誤矣。愚按方書。礬石礬石。或誤寫。仲宣所謂。恐礬石也。礬石亦出溫泉。則不可謂性寒。但不如礬之甚熱耳。拙者按黃長睿法帖刊誤云。王子敬靜息帖云。礬石深是可疑事。兄喜患散。輒發癰。散者寒食散之類。散中蓋用礬石。是熱極有毒。故云深可疑也。劉表在荊州。與王粲登障山。見一岡不生百草。粲曰。此必古塚。其人在世。服生礬石。熱蒸出外。故草木焦滅。鑿看果墓。礬石滿塋。

又今洛水。冬月不冰。古人謂之溫洛。下亦有礬石。今取此石。置甕水中。水亦不冰。又鶴伏卵。以助煖氣。其烈酷如此。固不宣餌服。子敬之語實然。聊附于此。異苑魏武踰頓嶺云云。此段本草誤刻在礬石部。此云劉表登障。別有所出。刊誤所載如此。甚為明備。姚氏豈不見靜息帖耶。洪容齋亦有引靜息帖。論礬石一則。東璧綱目載之。芳氏之博洽。盍檢及于此。又以王子敬言考之。侯氏黑散。亦是寒食散之一。外臺有礬石鍾乳。必是仲景之舊方。巢源論寒食散發候云。仲景經有侯氏黑散。要略黑散方後云。常宜冷食。自在腹中不下也。熱食即下。可以互證矣。程雲來以為黑

散宋人校正時所附。蓋不考耳。

笑茵

予家一僕。於豆州與其友五人。得異茵于道傍。其狀似松
蕈而小。稍帶赤色。數莖攢簇。採歸煮食之。旋心如醉。稍稍
發笑不止。一時許。目運顛倒不能起。口裏粘唾。吐之色如
磨刀汁。繼之以涕泣。如許者半日而復故。其中有酒人。無
異平常。本邦不產楓樹。其令人笑者。乃清異錄所謂笑矣。
乎乎。夷堅志載。邱岑食蕈事。信乎酒能解其毒矣。

孔雀尾有毒

體仁彙編云。鴉鳥毒。即孔雀毛并膽也。用乾葛三兩為末。
水調頓服良。嶺南雜記云。孔雀尾金眼有毒。孩童戲取啣
口中。有死者。其膽與糞尤毒。能殺人。品字箋云。孔雀之頂
有毛長一二寸。以之畫酒中。飲之立死。又謂之鴉毒。此皆
本草所不載。亦不可不知也。

甘露雀錫

吳仁傑兩漢刊誤補遺云。衡陽嘗有甘露降。劉貢父曰。此
戾氣所成。其名雀錫。王定國謂當從博識者。求甘露雀錫
之別。仁傑按汝南先賢傳。都尉聽事前有甘露降。功曹鄭
敬曰。明府政事未能致甘露。但木汁耳。又陳祥明中。松柏
林冬月出木醴。後主以為甘露之瑞。俗呼為爵錫。貢父所

醫勝卷下
云其出於此。王仲任曰。欲驗爾雅之甘露。以萬物豐熟。災
害不生。此則甘露之驗。其言足以泮群疑也。王陶談淵云。
翰林侍講學士杜鎬。博學有識。都城外有墳莊。一日若有
甘露降。布林木。子侄輩白于鎬。鎬味之。慘然不懌。子侄啓
請鎬曰。此非甘露。乃雀餵。大非佳兆。郎仁寶七修類藁云。
雀餵味雖甘。色則白濁。其臭如松脂。嚼之膠舌。甘露色微
紅。凝結如脂。如珠。馨香而有酒味。食之百竅皆爽也。按東
壁綱目載杜鎬言。作甘露非瑞也。蓋傳寫之訛耳。東都西
郊有一松樹。每冬有雀餵。枝葉如凝露。土人呼為松蜜云。

馬肉

續醫說載酒制馬毒一則。晏子已云。懸牛首于門。而賣馬
肉於內也。知是從古非常食之品。而周禮六牲馬其一也。
穆天子傳有獻食馬之文。郭景純註云。可以供厨膳者。由
是觀之。駿馬駕車而不食。猶後世有坐馬菜馬之別。與本
邦人戒食四足。且嚴禁殺馬。不啻不充厨膳。偶有食之者。
目以非人。聞唯東輿之俗。有患微瘡結毒者。餌以自死馬
肉。經久極有效驗。此古人所未言及也。

底野迦

底野迦。治眼疾。龍樹菩薩眼論。摩頂膏方中用之。云西番
者。狀如駝膽。又醫方類聚引五藏論云。神方千卷。藥名八

百中黃丸能差千病。底野迦善除萬病。職方外紀云。如德亞之西。有國名達馬斯谷。土人制一藥甚良。名的里亞加。能治百病。尤解諸毒。有試之者。先覓一毒蛇咬傷。毒發腫脹。乃以藥少許。嚥之。無弗愈者。各國甚珍異之。

鮮答

鮮答始見于元楊瑀山居新話。陶九成輟耕錄。而後世其文字不一。沉周座客新聞。作赭丹。田藝衡留青日札。作鮮單。七十一西域聞見錄。作割答。並云。出牛馬腹中。冀越集云。馬黑在腎。又蟬史云。馬墨破之。可千葉。煎熬用。膈噎疾。按本邦人。以馬腹中石。用膈噎。余亦試之。似飲食稍得下。

然兩三日後。必覺心氣壅悶。故病人不肯久服。享和紀元夏城東白銀街木匠。誤吞鐵釘。哽咽不出。痛苦欲死。醫師數輩環繞。無術可施。適一老人。以藥末水調灌之。少選喀一聲。釘隨而出。眾人驚異。訪何藥。則云。此祕方也。不敢告。後有一醫。懇請之。乃云。一味馬腹中石也。可見其通塞之功耳。職方外紀云。渤泥島有獸。似羊似鹿。名把雜爾。其腹中生一石。能療百病。西國極貴重。可至百換。國王籍以為利。又方觀承松漠草云。蒙古西域祈雨。以楂達石。浸水中。咒之。輒驗。楂達生駝羊腹中。圓者如卵。扁者如虎脰。在腎似鸚鵡嘴者。良。色有黃白。駝羊有此。則漸羸瘁。生剖得者。

尤靈。並是一種之獸。楂達亦蓋鮓答耳。七修類藁云。羊哀形如濕茅紙。時亦用之。謂治翻胃。留青日札云。羊哀在腸。形如小鼠子。可治鬲食反胃。余見其三。蟬史云。按牛有黃。狗有寶。羊有卵。俱在腹中。附膽而生。羊卵白石。色如玉。絕類狗寶。可治翻胃。攷本草。不特諸獸。腹中石。淋石癖石。亦並治。膈噎翻胃。又池北偶談。載高陽民家子。方十餘歲。忽臂上生宿瘤。痛痒不可忍。醫皆不辨何症。一日忽自潰。中有圓卵墜出。尋化為石。劉工部霖。以一金售之。治膈病如神。予所識。岩槐街一瞽者。患囊癰。潰爛已久。忽迸出圓石十七枚。大者如杏人。小者如按豆。余得二枚藏之。後為人持去。恨不試之斯疾。

樟木蟲

體仁彙編。治疔瘡及無名腫毒。用樟木蟲。即人家竈上出者。不拘多少。研爛敷之。少時疔出。毒散即消。如神效。按高濬博聞類纂云。曹婆蟲。南人謂之貍戛蟲。江南謂之樟木蟲。京師謂之偷油蟲。夜則出。有翅不飛。其走甚疾。多入酒食器中。臊氣可憎。按當塗縣志。蜚蠊。爾雅謂之蜚。俗呼樟木蟲。斯邦俗亦呼油蟲。然人多不知有治瘡之功矣。王永輔惠濟方。土牛兒。春生。墻下。作土窩。如錢大。上圓下尖。一名旦谷蟲。此即本草所謂沙梭子。斯邦俗呼造白蟲。徐爾

貞醫准治齁喘。用鹽油蟲入竹筒。七日化水。湧幢小品云。蝸涎。即今俗語所謂沿油也。按鹽油。即沿油。本草所謂蝸蚰蟲。斯邦俗。生吞以治齁喘。頗驗。

靈柴

廣筆記。五寶丹。非完方也。無紅鉛靈柴。不能奏效。按本草蒙荃。天靈蓋。一名靈山柴。丁鳳醫方集宜。五寶丹。方凡四道。其後云。鼻子陽物蝕去。加天靈蓋五分。便能長出。誠仙方也。明是筆記。所用靈柴。即天靈蓋也。又張筠亭醫門祕旨。靈山柴。即新生小兒臍帶落下者。名同而物異。

白酒

白酒。胸痺所用。未詳其為何物。齊民要術。載河東頤白酒。白膠酒等造法。豈其是耶。又隋經籍志。有白酒并作物法。十二卷。白酒方一卷之目。抑亦是耶。時珍食物本草。及彭

用光普濟良方。揚州府志。亦有造法。疑非古之白酒。食物本草云。白酒。處處有之。以麥與麴。釀糯米。為酒。母以水隨下。隨飲。初下時。味嫩而甘。隔宿。味老而酢。矣。普濟良方云。糯米一斗。隔夜。用冷水浸。次日。蒸熟。用井花水。淋下。白酒。麴五。納勻。拍。在。缺。邊。中。間。留。空。得。有。漿。是。為。白。酒。若。洗。以。燒。酒。一。壘。即。靈。淋。瀉。酒。揚。州。府。志。白。酒。各。州。縣。皆。有。用。草。麴。三。日。可。成。味。極。甘。美。少。入。水。曰。水。白。酒。冬。月。煮。過。罈。之。曰。臘。酒。虞。兆。隆。天。香。樓。偶。得。以。為。美。酒。為。惡。白。為。美。蓋。酒。紅。則。濁。白。則。清。故。謂。薄。酒。為。紅。友。而。玉。醴。玉。液。瓊。漿。瓊。釀。等。名。皆。言。白。也。梁。武。帝。詩。云。金。杯。盛。白。酒。正。言。白。酒。之。美。近。來。造。酒。家。白。麴。為。麴。并。春。白。林。和。潔。白。之。水。為。酒。久。釀。而。成。極。其。珍。重。謂。之。三。白。酒。於。是。呼。數。宿。而。成。之。濁。醪。曰。白。

酒使詩詞家不敢用。然而靈樞經筋篇以白酒和桂。且飲白酒。字失其旨矣。美酒則知醫方所用。白酒與美酒自別。究竟古之白酒。不可得而詳焉。今且從千金。用白葳漿。葳漿酢也。酢有通氣下痰豁胸利膈之能。此乃為得矣。薛俊日本寄語。白酒門東晒其

靈貓

靈貓時珍本草舉數說已似未親觀其物。職方外紀云。有山狸似麝。膺後有肉囊。香滿其中。輒病向石上剔出之。始安。香如蘇合油而黑。其貴次于龍涎。能療耳病。寬政癸丑年。從崎畧邨致蠻舶所齎一頭。先考藍溪公重價購之。畜於小檻中。其臭異常。狀如家狸。稍長大。尖頭短耳。黑鼻巨

口。其利在于牙。爪短而不著地。渾身茶褐色。黑班如虎尾。頗似雉。兩陰間有一囊。大如挑。即香囊也。香如白塗。滿則癢。悶舉一足開囊。著之于柱壁間。常與三四人捉之。以糞掩蒙其頭。令不得咬人。因視囊囊左右分開。色白有底。向上有一小孔。如鍼眼。乃香所洩出竅也。香以竹篾刮取。麝之與真麝無別。與身臭大異。經久變黑色。此獸行則低首垂尾。不聞鳴聲。人或觸之。嚇如貓。時閉窻戶。放活雀於堂上。出之于檻。跳躍捕之而噉。甚捷。喂之以雀。日五六頭。先考命二僮豢之。年餘而死。惜不多取其香而貯焉。本草云。自為牝牡。恐誕矣。蓋陰囊之外。有香囊。兩扉畧似牝戶。故

生此說耳。又云：米異溺香，此亦不然。

烟草

王逋蚬菴瑣語云：烟葉出閩中，邊上人寒疾，非此不治。關外人至，以匹馬易烟一觔。崇禎癸未，禁烟之令嚴，間私種者，問徒法輕，利重，民不奉詔，尋令犯者斬。然不久而邊軍病寒無治，遂停是禁。予兒時尚不識烟為何物，崇禎末，我地徧處栽種，二尺童子莫不食烟。風俗頓改，按張璐本經逢原云：北人藉以辟寒，此果信。近閱一書，載鄂羅斯人言云：吃烟草免青腿牙疳之疾，蓋其證因寒毒所發也。

醫賸卷下

醫賸附錄

募原考

募原未詳其義，檢字書募廣求也。無干人身之義，因攷素靈諸篇募者幕之訛也。幕又從肉作膜，劉熙釋名云：膜幕也。幕絡一體也。痿論肝主身之筋膜，全元起註云：膜者，人皮下肉上筋膜也。李時珍脈學釋音：募與膜同，蓋幕本取義于帷幕。說文：帷在耳，太陰陽明論脾與胃以膜相連，新校正云：太素膜作募，又邪客篇地有林木，人有募筋，此募幕易訛之證也。其已如此，而膜之在軀殼中，最為用者，為膈幕。人鏡經云：膈膜者，自心肺下，與脊脇腹周迴相著，如

幕不漏以遮蔽濁氣不使熏清道是也。甲乙經膈俞在第七椎因推之蓋膈幕之系附著脊之第七椎即是幕原也。瘡論邪氣內薄於五藏橫連募原也其道遠其氣深歲露篇同。王冰註募原謂鬲募之原系新校正云全元起本募作膜太素巢元方並同今以橫連二字觀之則為膈幕之原系無疑矣。而幕原又所指不一百病始生篇云腸胃之外募原之間又云或著於腸胃之幕原舉痛論云寒氣客於腸胃之間膜原之下又云寒氣客於小腸膜原之間蓋所謂膜原者言膜之在各藏各府之間而遮隔者之原系也各藏各府之間皆有薄膜而外連于皮肉孔穴直其次者謂

之幕穴肝幕期門膽幕日月之類豈藏府位於身中而其氣背部則從脊骨間而輸出故謂之腧穴腹部則藏府之幕直著於皮肉故謂之幕穴乎六十七難亦誤作募滑壽遂註云募猶募結之募言經氣之聚於此也亦何不考也此他後世諸家釋募原者多牽強迂謬之說茲舉其一二如左

馬玄臺百病始生註云募原之間皮裏膜外也又舉痛論註云膜謂鬲間之膜原謂鬲肓之原張介賓百病始生註云腸胃之外募原之間謂皮裏膜外是皆隱蔽曲折之所氣血不易流通又云募原如手太陰

中府為募大淵為原之類也。又舉痛論註云：膜、筋、膜也。原、胃之原也。腸胃之間，膜原之下，皆有空虛之處。又瘧論註云：諸經募原之氣，內連五臟。

張志聰百病始生註云：募原者，腸胃外之膏膜。又舉痛論註云：膜原者，連于腸胃之脂膜，亦氣分之腠理。金匱要略云：腠者，是三焦通會元真之處。理者，皮膚藏府之文理也。蓋在外則為皮膚肌肉之腠理，在內則為橫連藏府之膜原。皆三焦通會元氣之處。又瘧論註云：募原者，橫連藏府之膏膜，即金匱所謂皮膚藏府之文理，乃衛氣遊行之腠理也。

高世祚瘧論註云：橫連膏膜之募原也。

吳又可溫疫論云：疫氣之來，從口鼻而入，則其所容內不在藏府外，不在經絡，舍俠脊之內，去表不遠，附近於胃，乃表裏之分界，是為半表半裏。即鍼經所謂橫連募原是也。又云：若表裏分傳者，邪氣伏于膜原，膜原者，即半表半裏也。高鼓峰四明心法云：凡藏與藏府，或藏與府，彼此相接之處，中間蓋有虛界之募原，而虛界中復有剛柔筋脈，其為某藏之筋，便為某藏之病。譬如胃與小腸相近，而邪入於胃與小腸之虛界，而彼筋脈屬胃，則為陽明瘧也。又如肝與脾相近，而邪入於肝脾之虛界，而筋脈或屬脾，便

為太陰經癰矣。究之藏府雖病，皆因募原之氣遷移也。王子接古方選註云：癰邪內薄，則邪不在表，非但隨經上下，其必橫連於膜，深入於原矣。膜謂鬲間之膜，原謂鬲肓之原，亦衝脈也。靈樞經云：肓之原出於腓腓，止一穴在臍下，同身寸之一寸半。經又言邪氣客於腸胃之間，膜原之下，則膜原又有屬於腸胃者。

蔣示吉醫意商云：胃外肺下，即為膈膜，前齊鳩尾，後齊十一椎，周圍著脊，以遮隔中下二焦濁氣，不使上熏，故疫邪亦不得下流伏于隙處也。茶此雖不明言其名，然必指募原，蓋本于又可之說。劉奎溫疫論類編云：膜音莫，胸中支膜，嵩厓尊生書云：募

原一說，諸書不及。明仲云：原者曠野之意，在藏府之外，與胃相近，邪在此，其証不怕寒，一味發熱不止。

案考以上諸說，募原二字，曰為皮裏膜外，曰為鬲肓之原，曰為募穴，原穴，曰為腠理，曰為膏膜，曰為衝脈，曰為胸中支膜之原野，其不一定如此。然因癰論所言而揆之，其地即在形層之內，藏府之外，俠脊之界，吳又可謂之半表半裏者，似是，但其言未清晰，是可惜耳。其餘數說，未免歧誤，學者勿見眩惑焉。

銅人鍼灸圖經考

拓本銅人鍼灸圖經三卷，係于明正統八年所重刊。首

有英宗御製序。及伏仰側三圖。十六字為一行。百六十行為一段。五段為一卷。每段之首。各標而分之。別有都數一卷。又為五段。四邊皆有花草欄格。今依此而攷其制。蓋石二板。廣二丈餘。高六尺許。碑面每十餘字。斷為一行。百六十行。橫為一層。凡五層。以為五段。表裏刻之。即為四卷。意者石經之設。資便於覽誦。撫拓。必不如尋常碑文。就石面上下。書丹為行。觀唐開成石經。而可見也。今以此技。鏤板正統本。徐三友重刊本。剝裂泐闕。雖間有焉。訂訛正謬。頗多。不啻一紙當瑤琨。抑醫家之鴻寶也。廿餘年前。鍼科醫官山崎子政。善得拓本。銅人圖

經。因援引諸書。以為之考。丙寅仲夏。予亦得一本。視之於子政所藏。雖其搨稍麁。裝潢亦拙。然首尾完好。無半簡之缺遺。最可貴重。今以前所考。更為改補。備錄于左。宋藝文志曰。王惟一新鑄銅人。胸穴鍼灸圖經三卷。

鄭樵藝文畧曰。銅人胸穴鍼灸圖經三卷。宋朝翰林醫官王惟一編修。天聖中。詔以鍼灸之法。鑄為銅人式。

王應麟玉海曰。天聖鍼經。五年十月壬辰。醫官院上所鑄。胸穴銅人式二。詔一置醫官院。一置大相國寺仁濟殿。先是。上以鍼灸之法。傳述不同。命尚藥奉御王惟一。考明堂氣穴經絡之會。鑄銅人式。又纂集舊聞。訂正訛謬。

醫用附錄
三
事修堂刊
為銅人胸穴鍼灸圖經三卷。至是上之。摹印頒行。翰林學士夏竦為序曰。聖人有天下。論病以及國。原診以知政。王澤不流。則姦生於下。故辨淑慝以制治。真氣不榮。則疾動於體。故謹醫砭以救民。昔聖祖之問岐伯。以為善言。天必有驗於人。上下有紀。左右有象。督任有會。胸合有數。盡書其言。藏金蘭之室。洎雷公請問其道。乃坐明堂以授之。後世言明堂者。以此。鍼艾之法。舊列玉官之守。思革其謬。王惟一授禁方。精厲石。定偃側於人形。正分寸於胸幕。總會諸說。勒成三卷。又以傳心。豈如會自。著辭不如按形。復鑄銅人為式。內分藏府。旁注谿谷。

竅而達中。刻題于側。將使多瘠咸詔。巨刺靡差。案說蠲痲。若對於涪水。披圖洞視。如舊飲於上池。保我黎庶。介乎壽考。昔夏后叙六極。以辨疾。帝炎問百藥。以惠人。當遼德歸功矣。序以天聖四年。歲次折木。秋八月丙申上。案此序。石本。及正統刻本。徐三友本。並闕。特金大定本載之。題云。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景靈宮判官起復朝奉大夫尚書左司郎中知制誥判集賢院權尚書都省柱國泗水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夏竦奉聖旨撰。文多不同。玉海所載係于刪畧。晁公武郡齋讀書志曰。銅人鍼灸圖三卷。王惟德撰。仁宗

嘗詔惟德考次鍼灸之法。鑄銅人為式。分藏府十二經。旁注俞穴所會。刻題其石。并為圖註。並主療之術。刻板傳于世。

案惟一。作惟德。可疑。鍼灸聚英。古今醫統亦同。

蘇頌圖經本草序曰。屢勅近臣。酬校岐黃內經。重定鍼灸俞穴式。範金揭石。或鏤板聯編。

案據蘇氏此序。知當時新鑄銅人像。而以鍼灸圖經刻石。又鏤板以印行。山崎子政藏金大定中所刻本。凡五卷。雖非天聖之舊。尤可貴重焉。特以未見宋板為憾耳。

明一統志曰。三皇廟在順天府治南明照坊。元元貞初建。內有三皇并歷代名醫像。東有神機堂。內置銅人鍼灸圖二十有四。凡五藏旁注。為谿谷所會。各為小竅。以導其源委。又刻鍼灸經于石。其碑之題篆。則宋仁宗御書。元至元間。自汴移置此。洪武初。銅人取入內府。圖經猶存。

熊均醫學源流曰。宋咸淳間。翰林醫官朝散大夫殿中省尚藥奉御。騎都尉王惟一編修金本卷首署名如此銅人腧穴鍼灸圖經凡五卷。

案咸淳南宋度宗時號。而以惟一為咸淳人。誤甚。又

案前所引諸書。並云三卷。蓋宋本之舊為然。而至金
分為五卷。又明重定時。仍宋本。而附都數一卷。以為
四卷。今熊氏所見。乃係于金本。

英宗寶錄曰。正統八年三月乙亥。御制重修銅人腧穴鍼

灸經序。出第一卷中。

案序文。正與石本及板本同。予以金本。及正統原刻

其板本。徐三友本。萬曆壬寅按刊。參對之。文字互有異同。而不

如石本及金本之端正也。山崎子政云。明滑壽著十

四經發揮。一依金蘭循經云。然其所引循經文。與銅

人毫無差異。乃知循經全取諸銅人。而滑壽未嘗見

銅人也。蓋元明之際。隱晦罕傳。英宗之重修。抑錄此
乎。

丘濬明堂經絡圖序曰。考史宋仁宗天聖中。命尚藥奉御

王惟一。考明堂氣穴經絡之會。鑄銅人式。惟一又訂正

訛謬。為銅人腧穴鍼灸圖經上之。詔摹印頒行。其後又

有石藏用者。按其狀。繪為正背二圖。十二經絡。各以其

色別之。意者京口所刻。即其圖之遺歟。出瓊臺會藁。

毛奇齡新刻銅圖石經序曰。銅圖石經者。宋天聖中禁方

書也。範銅象人。分布腧穴于其身。而畫之竅之。且製經

三卷。播之石。案圖考經。其諸視夫藏絡也。亦猶視夫肌

髮也。暨其後而石已泐。銅漫矣。明正統中。復命鑄其石。範其銅。官醫守之。且加詳焉。今則銅再燬。石再製。醫院所守。已蔑畧無。有友刻舊本圖經三卷。授予叙者。喜而嘆曰。此得非長桑所遺者乎。出西河合集

朱彞尊腧穴圖拓本跋曰。京師太醫院三皇廟。腧穴圖。傳是宋天聖年鑄。舊有石刻鍼灸經。仁宗御書其額。靖康之亂。自汴輦入金城。謂安撫使王楸使宋。以進于元者。世祖命阿尼哥新之。至元二年。銅人象成。周身腧穴脈絡悉具。注以水。關竅畢達。明裕陵命工重修。製序載實錄。萬曆初。先少保官太醫院使。復時加洗濯焉。言明堂

鍼灸。自黃帝始。其後膏肓孔穴。側偃流注。三部五藏。十二經。失之毫釐。悔且無及。學醫者。試摺是圖。掛于壁。晨夕省視之。亦仁術之一端也。出曝書亭集

案萬曆中。巡按山西監察御史趙文炳。含章重刊銅人圖。四大幅。今摺而插入于靳賢鍼灸大成帙中。以傳。趙大成序云。令能匠於太醫院。肖刻銅人。著其穴。並刻畫圖。令學者便覽而易知焉。然則朱氏所跋。蓋趙所刻原本。而非銅人經也。又案一統志云。元至元間。自汴移置此。日下舊聞引燕都遊覽志。亦云爾。而朱氏為靖康之亂。輦入金者。恐誤。且攷元史。按撫使

王楫使宋而進于元者。乃銅像。非碑石也。蓋此跋。湊合元史及一統志。一時偶然所作。故有此等差舛。不足深咎也。

姜希轍重刊銅人鍼灸經序曰。鍼灸圖經者。宋天聖中禁方書也。範銅象人。分布腧穴于其身。而畫之竅之。且製經三卷。播之石。案圖考經。其諸視夫藏絡也。如視肌髮。甚盛事也。暨其後而石已泐。銅已漫矣。明正統中。復命龍君其石。範其銅。官醫守之。且加詳焉。今則銅燬石裂。茂畧罔存。偶從敝篋中。忽檢得舊本圖經三卷。

案姜字公望。康熙甲戌序此書。雍正甲寅開鐫。即與

徐三友本無異同。蓋翻雕徐本者。其得舊本云者。不過欺人耳。而其序全襲毛西河。但少改西河之贅牙。而為平坦矣。意者姜偶見此序於毛集中。因冠徐本之首。題以己名。以眩于世。此可鄙也。

附銅像考

周密齊東野語曰。嘗聞舅氏章叔恭者。昔倅襄州日。嘗獲試鍼銅人全像。以精銅為之。腑臟無一不具。其外俞穴。則錯金書穴名于旁。背面二器相合。則渾然全身。蓋舊都用此。以試醫者。其法外塗黃蠟。中實以汞。俾醫工以分折寸按穴試針。中穴則鍼入而汞出。稍差則鍼不可

入矣。亦奇巧之器也。

案舊都謂汴梁。宋之故都也。據夏竦序及晁志。乃是天聖所鑄物耳。前此無外塗黃蠟。中實以汞之說。然因竅而達中。刻題于側。等文觀之。必不別物也。

元史藝工傳曰。中統中。尼波羅國人阿尼哥從帝師入見。帝問何所能。對曰。臣以心為師。頗知畫塑鑄金之藝。帝命取明堂鍼灸銅像示之曰。此按撫王。搢使宋時所進。歲久闕壞。無能修完之者。汝能新之乎。對曰。臣雖未嘗為此。請試之。至元二年。新像成。關鬲脈絡皆備。金工嘆其天巧。莫不愧服。

蔣一葵長安客話曰。太醫院署有古銅人。虛中注水。關竅畢通。古色蒼蒼。然射目。相傳海潮中出者。

案此未詳何時所造。或恐亦是宋物。豈正統御序所謂銅像昏暗者與。

明史交雲傳曰。雲善鍼。孝宗聞雲名。召至京。命太醫官出銅人。蔽以衣。而試。所刺無不中。乃授御醫。

案此正統重作物。本朝醫考載竹田明室洪武中入明。載銅人歸。聞其製如夏竦所言。正是正統以前。倣舊式而造者。後燬于明曆之災。寔可惜也。又案毛奇齡後鑿錄。張獻忠傳。載蜀府醫院有銅人。以楮摹其

竅。今醫者鍼之。差者即取金鎗刺醫者竅。蓋其製與北京物同。

清英廉等曰。下舊聞考曰。先醫廟外。北向者為藥王廟。有銅人像。蓋即明英宗時所修也。臣等謹案鍼灸圖石刻。今尚存。乃明時重摹上石者。觀後英宗序畧可證。

彭孫貽客舍偶聞曰。黃帝有明堂經。偃側人形圖。明堂孔穴圖。皆鍼灸書也。太醫院古銅人。宋元遺製。依明堂孔穴。鑄竅以驗鍼師。宣德時。江南凌雲。字漢章。號神鍼。宣宗召試太醫院。糊銅人孔竅試之。凌雲七十二鍼無遺穴。乃補御醫。銅人歷年既久。光鑿毛髮。天兵入都。院中

人員流散。光祿寺侵院地。以自廣。徙銅人於醫王殿。銅人時現形故地。見者多疾病。一日殿中無故火發。殿燼。銅人不損。光祿急退侵地。建室安銅人。病者乃愈。

吳長元宸垣識畧曰。三皇廟內有鍼灸經石刻。元元貞初製。其碑之題篆。則宋仁宗御書。至元間。自汴移至此者。今所存乃明時重摹上石。院署有古銅人。虛中注水。關竅畢達。古色蒼碧。瑩潤射目。相傳從海中湧出者。按銅人像。在藥王廟神像前。作于宋天聖時。元至元間修之。明英宗時又修之。海中湧出。殆傳訛爾。

案據三書所載。毛西河銅燬石裂之說。殆屬虛妄。可

疑矣。

屠蘇考

韓鄂歲華紀麗曰。俗說屠蘇。乃草菴之名。昔有人居草菴之中。每歲除夜。遺閭里一藥貼。令囊浸井中。至元日取。水置於酒樽。合家飲之。不病瘟疫。

案事言要玄。引歲華紀註。屠蘇卽菖蒲酒。未知所據。龐安時傷寒總病論曰。通俗文曰。屋平曰屠蘇。廣雅云。屠蘇菴也。然屠蘇平。而菴圓。所以不相同。今人寒日廳事下。作板閣是也。尊貴之家。閣中施羽帳錦幃。聚會以禦寒。故正旦會飲辟溫酒。而以屠蘇爲名也。

案表文甕牖間評。引龐說云。屠蘇。平屋也。可以禦風寒。則歲首屠蘇酒。亦取其禦風寒而已。

趙彥衛雲麓漫抄曰。正月旦日。世俗皆飲屠蘇酒。自幼及長。或寫作屠蘇。案恐屠蘇誤千金方云。屠蘇之名。不知何義。按宗懔荆楚歲時記云。是進椒柏酒。飲桃湯。服却鬼丸。數于散。次第從小起。注云。以過臘日。故崔寔月令。過臘一日。謂之小歲。又曰。小歲。則用之。漢朝元正。則行之。晉世。蓋漢嘗以十月爲歲首也。又云。數于散。卽胡洽方云。許山赤散。並有斤兩。則知數于音訛。轉而爲屠蘇。小歲訛而爲自小起云。

案今攷荆楚歲時記文云。進椒柏酒。飲桃湯。進屠蘇酒。膠牙錫。下五辛盤。進敷于散。服却鬼丸。乃屠蘇敷于。明是為二藥。豈彥衛所睹本。脫屠蘇酒三字耶。且杜公瞻註云。敷于散。出葛洪煉化篇。考之肘后方。其方正同。而無許山赤散之說。亦可疑耳。又案寶華酒譜云。今人元日飲屠蘇酒。云可以辟瘟氣。亦曰監尾酒。或以年高最後飲之。故有尾之義。爾。案監尾之義有數說。今不引。洪邁容齋隨筆云。今人元日飲屠蘇酒。自小者起。相傳已久。然固有來處。後漢李膺杜密以黨人同繫獄。元日於獄中飲酒。曰正旦從小起。時鏡新書。晉時

有問董勛者曰。正旦飲酒。先飲小者。何也。勛云。俗以小者得歲。故先飲酒賀之。老者失歲。故後飲酒。案莊助編作明非是小歲之訛。彥衛疎謬殊甚。予又案從罰之。小者起。其說猶未的確。因攷蓋此藥有大黃烏頭有毒之品。故不宜多服。即本草用毒藥。先起如黍粟之意。肘後屠蘇酒法後云。從小至大。少隨所堪。千金外臺亦云。屠蘇之飲。先從小起。多少自在。可知小非年少之義。千金方。小金牙散。外臺暴癘虎杖酒之類。亦並云。自少起。可以證也。然傳訛已久。不可得而改矣。盧柳南小簡云。正旦飲屠蘇酒。必自卑幼始。是教卑

幼不遜也。月正元日。一歲始。不可不正長幼之分。故
余家必先長者。君既余屠蘇。余敢以飲屠蘇之禮為
君告。

案趙彥衛以屠蘇為數于之訛。其謬前已辨之。而數
于名義亦未詳之。今肘後方作藥十散外臺引古今
錄驗作于數散。宋臣按正云。肘後作數于。知今本肘
後誤寫兩方密之物。理小識云。葛洪練化篇數子散
用栢子仁。麻仁。細辛。乾薑。附子。丸服之。劉次卿以數
子散和雄黃。智按今本草作數于散。訛于因竊謂數
附一音。方中有附子。即附子散耳。假而為數子。轉而
為數于。倒而為于。數訛而為藥。千竟至不可知其義
矣。姑附于此。

黃公紹韻會舉要曰。博雅屠蘇菴也。廣韻又酒名。元日飲
之。可除溫氣。四時纂要作屠蘇云。思邈菴名。一云屠者

屠絕鬼氣。蘇者蘇醒人魂也。

案事文類聚引四時纂要云。屠蘇。思邈菴名。一云屠
割也。蘇腐也。月令廣義亦同。

揚慎丹銘總錄曰。蕭子雲雪賦曰。翰翠恩之飛棟。沒屠蘇
之高影。杜子美冷淘詩曰。願憑金駮裏。走置錦屠蘇。屠

蘇菴也。廣雅曰。屠蘇平屋也。案今本廣雅。通俗文曰。屋

平曰屠蘇。魏畧曰。李勝為河南太守。郡廳事前。屠蘇壞。
應璩與韋仲將書。屠蘇發撤。孫思邈有屠蘇酒方。蓋取

菴以名。故元日有屠蘇飲。何遜詩。郊郭勤二頃。形體憇
一蘇。又大冠亦曰屠蘇。禮曰。童子憤無屋。凡冠有屋者。

醫方類聚
卷之五
屠蘇。晉志元康中。商人著大鄣。諺曰。屠蘇鄣日覆兩耳。會見喝兒作天子。

案酉陽雜俎。寶歷中。長樂里門有百姓刺臂數十人環矚之。忽有一人白襪屠蘇。少頃微笑而去。屠蘇蓋亦謂大冠耳。又揚時偉洪武正韻箋云。今吳中童男女髮外畜髮寸許者。為屠蘇頭。訛為多蘇頭。甚似屋外屠蘇。

郎瑛七修類稿曰。屠蘇本古庵名也。當從广字頭。故魏張揖作廣雅。釋庵以此屠蘇二字。今以為孫思邈之庵名誤矣。孫公特書此二字於己庵。未必是此屠蘇二字。解

之者。又因思邈庵出辟疫之藥。遂曰屠絕鬼氣。蘇醒人魂。尤可笑也。其藥予嘗記三因方。上有之。今日酒名者。思邈以屠蘇庵之藥。與人作酒之故耳。

案屠蘇之名。見梁宗懔荆楚歲時記。而其方出肘后方。引晉陳延之小品方。俱在思邈前。此說皆誤。

龔廷賢壽世保元曰。屠蘇是羽帳名。豐貴之家。正旦眷屬會羽帳之中。飲此酒。以辟瘟疫邪氣。

案此原于龐安常之說。盧照鄰長安古意。有翡翠屠蘇鸚鵡杯。蓋此之謂。

田藝蘅留青日札曰。屠蘇一作醮酥。孫思邈庵名。

案洪武正韻。酴醾酒名。亦藥名。高士奇天祿識餘云。酒本名酴醾。更譌屠蘇。

李時珍本草綱目曰。蘇。魑鬼名。此藥屠割鬼爽。故名。或云。草庵名也。

案魑字。無所攷。酉陽雜俎。傲。一名蘇。又作魑。乃方相。俱頭。或恐魑。乃魑之訛。

方以智通雅曰。詩話補遺云。周王褒詩。繡桷畫屠蘇。屠蘇。草也。畫于屋上。因以名屋。遂作屠蘇。案當作屠蘇。智謂解定。

畫於屋上以取名。亦非。蓋闕葉草也。今廣西徭人中。呼大葉似蒿者。為頭蘇。頭屠音近。正因其有蔭而名屋也。紫

者曰紫蘇。荏曰白蘇。水蘇曰鷄蘇。荊曰假蘇。積雪草曰

海蘇。石香薷曰石蘇。蘇亦辛草之總名。游宦紀聞曰。三山。亦呼茂葉。為大蘇。

案千家詩。王介甫元日詩。春風送暖入屠蘇。陳生高註云。屠蘇。香草名。釀酒飲之。可消疫氣。方說豈本此

與。然而云釀酒飲之。則似不知有屠蘇酒之法焉。正字通云。潤葉草。曰屠蘇。後因為屋名。庵名。飲名。

周祈名義考曰。博雅。屠蘇。庵也。通俗文。屋平曰屠蘇。四時纂要。作屠蘇。又廣韻。酴醾酒名。玉篇。麥酒不去滓。飲是

屠蘇為屋。酴醾為酒。本不相混也。唐人詩。手把屠蘇讓

少年。先把屠蘇。不讓春。誤以屠蘇為酴酥。後人遂謂屠蘇。又為酒。古人正旦飲酒。以少者得歲。故先飲。老者失時。故後飲。是日酒皆然。亦無屠蘇先飲之說。或云屠絕鬼氣。蘇醒人魂。妄說也。出格致鏡源

王崇知新錄曰。屠蘇所指非一。非專為酒也。予詳屠蘇本草名。以草為菴。故玉篇云。菴也。王褒詩。繡栢畫屠蘇。故後人因以名屋。又從屋形。因以名帽。酒釀於草屋之中。因以名酒。錦屠蘇。當是指帽。樂府有插腰銅匕首。障日錦屠蘇之句。

案屠蘇名義。諸說紛拏如是。曰為草菴。曰為平屋。曰

大冠。曰帽。曰羽帳。曰草名。而其字。則曰屠蘇。曰屠麻。

曰酴酥。酥又作臙。臙。臙。並出。今夷攷之。屠麻之字。見

魏張揖廣雅。尤為古矣。而草菴之說。出唐韓鄂歲華

紀麗。其距晉未遠。意此相傳之說。足取信焉。案王士禛居易

錄云。歲華紀麗。海鹽胡震亨所為撰。而錢曾讀

書敏求記。章丘李中麓藏宋刻本。則王說誤耳。而屠

麻屠麻。另無義訓。乃屠蘇。从广者。而屠蘇。蓋本是草

名。因假為菴。為大冠。為帽。及羽帳。又為酒名。自餘如

臙。臙。率皆假借會意。不足深攷也。又案晉書。蘇術

傳。單道開。日服鎮守藥。丸大如梧子。有松蜜薑桂茯苓之氣。時復飲茶蘇。一二升而已。蓋茶蘇。即酴酥。炮炙

論序根黃蘇炙千金翼百鍊蘇佛
 典甜蘇八味之類蘇皆與酥通用非正且所飲之屠
 蘇乃醪酒造法見齊民要術而實華酒譜云天竺國
 謂酒為酥可以證焉茶蘇意是西域語其作醪酥者
 猶茶靡之為醪醪子然茶屠一音或借用屠蘇字如
 留青日札屠蘇一作醪酥是也雖然未知晉書茶蘇
 即屠蘇也否抑屠蘇之名出自醪酒乎姑錄俟識者
 是正肘後方治一切癘烏梅丸方後搗篩蜜丸蘇屠
 白搗一萬杵蘇屠亦未知何義並記此吳旻屠蘇飲
 方與肘後諸書所載太異今錄左

吳旻續扶壽精方屠蘇飲方曰古屠蘇菴仙人遺方年除

日五更將一餅入酒沌熱合家各飲一二鍾一年之內
 瘟不侵染是驗鬼箭羽一錢茅山朮二錢赤小豆四十
 九個乳香一錢梅花瓣一錢桃仁一錢荷花蕊一錢菊
 花頭一錢吳茱萸三分甘草三分共為細末臘月除日
 煉蜜和丸如黃豆大成餅用上好雄黃為衣

梅雨考

安永甲午秋訪林子華良榮偶於榭中獲其曾祖恒齋
 先生良以所輯梅雨考一編予後以讀諸書而所得更
 續數則

周處風土記曰梅熟時雨謂之梅雨

陸佃埤雅曰。今江湘二浙。四五月之間。梅欲黃落。則水潤土溽。礎壁皆汁。蒸鬱成雨。其霏如霧。謂之梅雨。沾衣服皆敗黦。鬱故自江以南。三月之雨。謂之迎梅。五月雨。謂之送梅。轉淮而北。則否。亦梅至北方多變而成杏。故人有不識梅者。地氣使然也。

陳藏器本草拾遺曰。梅雨水。洗蒼疥。滅癩痕。入醬易熟。江淮以南。地氣卑濕。五月上旬連下旬尤甚。月令土潤溽暑。是五月中氣過此節以後。皆須曝書畫。梅雨沾衣。便腐黑。澣垢如灰汁。有異他水。但以梅葉湯洗之。乃脫。餘並不脫。

袁文甕牖間評曰。今人謂梅雨為半月。以夏至為斷梅日。非也。梅雨夏至前後各半月。故蘇東坡詩云。三旬已過黃梅雨。則梅雨為三十日可知矣。

西郊野叟庚溪詩話曰。江南五月梅熟時。霖雨連旬。謂之黃梅雨。然少陵曰。南京西浦道。四月熟黃梅。湛湛長江去。冥冥細雨來。蓋唐人以成都為南京。則蜀中梅雨。在四月也。又讀柳子厚詩曰。梅實迎時雨。蒼茫值曉春。愁深楚棧夜。夢斷越雞晨。海霧連南極。江雲暗北津。素衣今盡化。非為帝京塵。此子厚在嶺外詩。則南粵梅雨。又在春末。知是梅雨時候所至。早晚不同。

范成大吳船錄曰蜀無梅雨子美梅熟時經行偶值雨耳恐後人便指為梅雨故辨之

趙叔向冑繁錄曰今人謂梅雨梁元帝纂要云梅熟而雨曰梅雨風俗占曰芒種日謂之入梅夏至日午後為梅

盡入時號曰時雨合共三十日

郎瑛七修類稿曰碎全集云芒種後逢壬入梅夏至後逢

庚出梅神樞經又云芒種後逢丙入梅小暑後逢未出

梅人莫適從予意作書者各自以地方配時候而云然

耳杜子美詩云云蓋唐人以成都為南京則蜀中梅雨

在四月矣柳子厚詩云云此子厚嶺外之作則又知南

粵之梅雨三月矣東坡吳中詩曰三旬過久黃梅雨萬

里初來船艖風又埤雅云江湘二浙四五月間有梅雨

黔敗人衣服予嘗亦戲為詩曰千里殊風百里俗也知

天地不相同江南五月黃梅黔人在魚鹽水滷中是知

天地時候自有不同如此羸奎律髓惟北土無梅雨或謂蜀亦無梅雨杜以為四月

抑以為三月豈梅熟有先後異乎

李時珍本草綱目曰梅雨或作微雨言其沾衣及物皆生

黑黴也芒種後逢壬為入梅小暑後逢壬為出梅又以

三月為迎梅雨五月為送梅雨此皆濕熱之氣鬱遏薰

蒸釀為霏雨人受其氣則生病物受其氣則生黴故此

水不可造酒醋。其土潤溽暑。乃六月中氣。陳氏之說誤矣。

案時珍食物本草。逢壬為出梅。作逢庚為出梅。霏雨下。有或成狂注。時作時止。陰晴不定。十二字。條末云。惟以之煎茶。則滌腸胃宿垢。味美而神清也。又案吳文炳食物本草云。烹茶尤佳。勝諸雨水。何鎮本草必讀類纂云。江南習尚。受梅雨烹茶。其色味極美。用大鋼裝水。煨以赤炭。每鋼數塊。澄去滓。另以淨甕收貯。有留數年不變者。諸物與衣帛沾之。則腐黑也。

謝肇淛五雜俎曰。四時纂要云。梅熟而雨。曰梅雨。瑣碎錄

云。閩人以立夏後逢庚日。為入梅。芒種後逢壬為出梅。按梅雨。詩人多用之。而閩人所謂入梅出梅者。乃徽濕之徽。非梅也。又云。江南每歲三四月。苦霪雨不止。百物黴腐。謂之梅雨。蓋當梅子青黃時也。自徐淮而北。則春夏常旱。至六七月之交。愁霖不止。物始黴焉。俗亦謂之梅雨。蓋徽與梅同音也。

商濬博聞類纂曰。歷者歷歷也。立夏後逢壬日入歷。夏至後逢庚日出歷。如立夏後五日遇壬。則歷高五尺。如十二日逢壬。則歷高一丈二尺。遇辛日。則出歷高一丈二尺。如物在一丈三尺。則歷不至蒸也。

案塵正韻。謨杯切。音枚。塵也。楚辭九懷。霾土忽兮塵。塵一作晦。蓋霏雨如塵。故謂之塵耳。馮應京月令廣義曰。通書黃梅雨。四十許日出梅。則入伏。懼仙肘後經。芒種逢丙日入微。小暑逢未日出微。微。音軫。溽濕之氣也。一作霉。廣雅黠。又作蠶。又云。通書。芒種後逢壬日。或庚或丙日。進梅。閩人以壬日進梅。前半月為立梅。立梅有雨旱。按天道自南而北。凡物候先于南方。故閩粵萬物早熟。半月始及吳楚。今驗江南梅雨將罷。而淮上方梅雨。又踰河北。至七月少有微氣。而不之覺矣。以此言之。壬丙進梅。不及定擬。固當易地而

論之耳。

周文華汝南圃史曰。芒種逢壬。便立梅。遇辰則絕。

陸務觀劍南集曰。輕雷輒輒斷梅初。自註。鄉人謂梅雨有

雷。曰斷梅。

朱國禎湧幢小品曰。俗語芒種逢壬。便立霉。霉後積水。煎茶甚香冽。可久藏。一交夏至。便迥別矣。試之良驗。細思其理。有不可曉者。或者夏至一陰初生。前數日。陰正潛伏。水陰物也。當其伏時極淨。一切草木飛潛之氣。不能雜。故獨存本色為佳。但取法極難。須以磁盆最潔者。布空野盛之。露一物即變。貯之尤難。非地清潔且墊高不

句。某年無雨。挑河水貯之。亦與常水異。而香冽不及遠矣。

張存紳雅俗謔言曰。南人以衣物班黑謂之上梅。以四五月為梅天。其雨謂之梅雨。一曰霉雨。又曰煤雨。言衣黑如煤也。按周處風土記。夏至前兩名梅雨。而歲時記事。江南三月為迎梅雨。五月為送梅雨。又埤雅。閩人以立夏後逢庚日入梅。芒種後逢壬日出梅。又碎金。芒種後逢壬日入梅。夏至後逢庚日出梅。又神樞。芒種後逢酉日入梅。小暑後逢未日出梅。諸說不一。要之芒種逢酉之說近是。蓋其時雨能班衣也。又按楚辭。顏黧黎以沮敗

兮。注。黧音眉。面黑也。說文物中久雨青黑曰黧。然則班

衣之梅當作黧。

方以智通雅曰。黧黧音梅軫。一作霉黧。溼氣著衣物。生班沫也。黧又作黧疹。埤雅。以梅子黃時雨。曰黃梅雨。人遂以黧天為梅天。今韻會是之。四時纂要云。閩人以入夏逢庚入梅。芒種逢壬乃出梅。今江淮以芒種逢丙始入。小暑逢未乃出。

張自烈正字通曰。霉莫裴切。音枚。項甌東曰。江南以三月為迎梅雨。五月為送梅雨。或言古語。黃梅時節家家雨。故云。張蒙溪謂梅當作霉。雨中暑氣也。霉雨善汗衣服。

故又云霉沅言為霉所壞也。按埤雅風土記皆作梅雨。霉義與徽通存備考正。

雍正重修松江府志曰。芒種後遇壬則入梅。夏至後遇庚為出梅。時梅子正黃。遇雨謂之黃梅雨。又雨氣霉衣物多腐壞。故字亦從徽。夏至後半月為時雨。時亦從黽。蒙此義也。又云。芒種後如第五日遇壬。則梅高五尺。十二日過壬。則梅高一丈二尺。度物之高下。過此則不蒸濕也。

虞兆隆天香樓偶得曰。黃梅。今吳楚以芒種後壬日立梅。壬日芒種。即是立梅。夏至後庚日出梅。庚日夏至。即是

出梅。若芒種後逢壬早。夏至後逢庚遲。則梅多至十八日。芒種後逢壬遲。夏至後逢庚早。則梅少僅八日。俗每以此占徽氣之深淺。殊不知天下雖有不齊。而歲序初無伸縮。壬庚遲早。係偶然相俱。烏足以徵氣乎。

冬蟲夏草考

寬政中。吳船儀來冬蟲夏草。有人問其功用者。因彙諸書所記以示焉。

吳遵程本草從新曰。冬蟲夏草。甘平。保肺益腎。止血化痰。已勞嗽。四川嘉定府所產者最佳。雲南貴州所出者次之。冬在土中。身活如老蠶。有毛能動。至夏則毛出土上。

連身俱化為草。若不取。至冬則復化為蟲。表慢恬書隱叢說曰。昔有友人自遠來。餉予一物。名曰夏草。冬蟲。出陝西邊地。在夏則為草。在冬則為蟲。故以是名焉。浸酒服之。可以却病延年。余所見時。僅草根之枯者。然前後截形狀。顏色各別。半青者。僅作草形。半黑者。畧粗大。具有蠕蠕欲動之意。不見傳記書之。以俟後考云。

徐崑柳崖外編曰。滇南有冬蟲夏草一物也。冬則為蟲。夏則為草。蟲形似蠶。色微黃。草形似韭。葉較細。入夏蟲以頭入地。尾自成草。雜錯于蔓草溥露間。不知其為蟲也。

交冬草漸萎黃。乃出地蠕蠕而動。其尾猶菽菽然。帶草而行。蓋隨氣化轉移。理有然者。和鴨肉頭食之。大補。

七十一。西域聞見錄曰。夏草冬蟲。生雪山中。夏則葉歧出。類韭。根如朽木。凌冬葉乾。則根蠕動。化為蟲。入藥極熱。魯華祝衛藏圖識曰。冬蟲夏草。出撥浪工山。本草不載。性溫煖。補精益髓。

唐秉鈞文房肆考曰。青藜餘照載。太史董育萬宏偶談。四川產夏草冬蟲。根如蠶形。有毛能動。夏月其頂生苗。長數寸。至冬苗稿。但存其根。嚴寒積雪中。徃徃行於地上。京師藥舖。近亦有之。彼尚康熙時也。近年蘇郡漸有。但

古來本草及草木諸典故從未及之。未詳性味。近吳遵程從新有此品。言保肺益腎。不道從何攷據。余仍疑之。未敢輕嘗。以意察之。其不畏寒而行雪中。則其氣陽性。溫可知。應奎書院山長孔老師諱繼元號裕堂。係先聖裔。桐鄉烏鎮人。誠正君子也。述伊弟患怯。汗大泄。雖盛暑處密室帳中。猶畏風甚。病三年。醫藥不效。症在不起。適戚自川解組歸。遺以夏草冬蟲三斤。遂日和葷蔬。作省煖食。漸至全愈。因信此物之保肺氣實腠理。確有徵驗。嗣後用之。俱奏效。因信此品功用。不下人參。

吸毒石考

陳士鐸石室秘錄曰。蒼毒初起。有一種解毒之石。即吸住不下。但毒輕者。一吸即下。毒重者必吸數日始下。不可急性而人自取下也。此石最妙。一石可用三年。然止可用以治小瘡口耳。大毒癰疽。仍須煎湯藥治之為妙。王遜藥性纂要曰。近見有吸毒石。云出西洋。放毒上。即吸緊不能動。拔出毒氣。力盡則自脫。吳震芳嶺南雜記曰。吸毒石。乃西洋島中。毒蛇腦中石也。大如扁豆。能吸一切腫毒。即發背可治。今貨者。乃土人捕此蛇。以土和肉。舂成大圍棋子。可吸平常腫毒。及蜈蚣蛇蝎等傷。置患處。粘吸不動。毒盡自落。其石即以入

乳浸之。變綠色。亟遠棄之。著人畜亦毒也。不用乳浸石。即裂矣。一石可用數次。真腦石。置蛇頭不動為驗。

王丹麓石友贊曰。嶺南方物紀。吸毒石。出西洋。色與磁石相類。凡身有腫毒。或受蟲蝎毒處。置石其上。毒盡收石內。其患即平。隨以石浸水中。一晝夜。出毒。便可再用。不窮贊云。

人有疾患。若莫可告。我切恫瘝。無方以療。

石本西洋。力兼衆妙。能收能出。循環愈効。

袁慢恬書隱叢說曰。吳江某姓。有吸毒石。形如雲南黑圍棋。有大腫毒者。以石觸之。即膠粘不脫。毒重者一週時。

則落。毒輕者逾時即落。當俟其自脫。不可強離也。強離則毒終未盡焉。俟其落時。預備人乳一大碗。分貯小碗。以石投乳中。乃百沸踴躍。再易乳。復投更沸。如是屢次。俟沸定。則其石無恙。以所吸之毒。為乳所洗盡也。不然。其石必粉裂矣。云得之于舊家。本出于大西洋中。傳記不見。乃知世間奇物。不可以理測也。

紀昀灤陽消夏錄曰。左傳言深山大澤。寔生龍蛇。小奴王保。烏魯木齊流人子也。初隸持納格爾軍也。嘗入谷追亡羊。見大蛇。巨如柱。盤于高岡之頂。向日晒鱗。週身五色爛然。如堆錦繡。頂一角長尺許。有羣雉飛過。張口吸

之相距四五尺，皆翩然而落，如矢投壺心，知羊為所吞矣。乘其未見，循澗逃歸，恐怖幾失魂魄。軍吏鄔圖麟因言此蛇至毒，而其角能解毒，即所謂吸毒石也。見此蛇者，携雄黃數斤，于上風燒之，即委頓不能動，取其角鋸為塊，癰疽初起時，以一塊著蒼頂，即如磁吸鐵，相粘不可脫，待毒氣吸出，乃自落，置人乳中，浸出其毒，仍可再用。毒輕者乳變綠，稍重者變青黯，極重者變黑紫，乳變黑紫者，吸四五次，乃可盡，餘一二次愈矣。余記從兄懋園家有吸毒石，治癰疽頗驗，其質非木非石，至是乃知為蛇角矣。

按此物，荷蘭人間齋來，云龍頭中石也。予弱冠時聞之于賀臺滕舜調云，琢龍角所造，予因其言造之，其形與船上物無別，試之于小瘡，亦粘而不落，乃知紀氏所紀蛇角之說，似可信焉。

醫賸附錄

醫賸三卷附錄一卷伯氏廉夫天明戊申所筆記而未及
脫藁投之筐笥不復厝意者殆二十年享和辛酉冬免
侍直以來癸肥橘黃之暇專從事於毫楮之間平昔起手
所注素靈二經長沙之書及其餘撰著至是逐次完局可
繕寫者亡慮數十部殆至等身緒餘又取此書加編刻而
猶未滿意謂其不論方術之大體而抉瑣末不及理療之
切要而搜迂僻自以竹頭木屑視之不欲示人自余觀之
此書收錄皆醫經所未載方書所未具本草所未採前賢
所未辨世人所未察每一事必挾其始末究其同異參以
証左大則可以裨治術細亦足以博學識無一不可悅目

而快意則謂之醫苑之珍珠船可也顧其體例在醫家之書別自一調惟與張李明俞子容之書畧相類似宋陳無擇氏嘗以方技之書比四部而四部之外有說之一部張俞二氏之書是已此亦以為說部之一豈止若竹頭木屑至覆庭裝船始見其用也哉與其所注素靈二經長沙之書及其餘諸編均可以垂世而行遠無疑矣及門諸子謀刺諸書然卷帙浩瀚非歲月之所能遽辦也獨此書葉頁不甚多故先付之梓云文化已已重陽後一日六弟丹波元鼎謹識

醫苑二方所錄一卷自九燕夫天應丸申預筆時而書

